

褒姒傳奇

褒國，一個毫不起眼的諸侯國，亦是我成長的地方。我出身自武學世家，耳濡目染之下，我也喜歡射箭、練武。平日我以打獵為樂，素日以一身男兒裝示人。爹娘從無要求我換上霓裳羽衣、簪起玉釵這種累贅的飾品。雖我說話脆若銀鈴，同門師兄弟仍與我稱兄道弟！

今夕，我如常往森林打獵。森林裡光線陰暗，筆直高大的樹木遮住了絕大部分的陽光，只有斑駁稀疏的光線透過樹木的枝葉照射進來，顯得格外神秘詭異。四處瀰漫著飄忽不定的迷霧，卻出奇地安靜，彷彿所有生靈都未曾涉足此地。即使多麼的陰森恐怖，仍不減我看到獵物的喜悅。正當我自信滿滿地提起弓箭，箭頭瞄準虎頭，屏息凝神之際，身後突然殺出一個「程咬金」……

一隻橘紅色的狐狸藏匿在鬱鬱蔥蔥的草叢裏，不動聲色。趁我全神貫注獵虎之時，故意跳上我的背，使我錯手放箭。箭「咻」的一聲，驚醒熟睡的猛虎。肇事的狐狸知道自己惡作劇成功便飛步竄逸，我只能氣急敗壞地看著那可惡的東西逃之夭夭。此時被驚醒的猛虎怒目圓睜，我自知身後有傷打不過猛虎，要逃！

背後不時傳來令人毛骨悚然的吼聲。我感受到猛虎散發著凜冽的氣息。「啪！」我一個不留神，被小石絆倒。不妙了！我正想忍痛爬向前面的樹洞，一隻尖爪勾住我的腰帶讓我動彈不得。我欲掙扎，虎嘯卻震攝著我。我卻面如死灰注視著血盆大口。這次真的無望了……

乍然，猛虎重重倒下。我驚嚇過度而陷入黑暗之中，隱約感覺有人將我抱起。良久，我醒於簡單樸

素的竹屋，床邊還坐著一名男子。俊美絕倫的他身上散發著淡淡綠竹的幽香，臉如雕刻般五官分明。一頭烏黑茂密的頭髮被緞帶高高挽起。他似乎發現我醒了，澄澈的眸子向我看來，我猛然捂著臉。「別看我！」我前所未有的嬌羞。此時耳畔傳來渾厚的笑聲：「沒事了！我用藥敷上，妳的背也應該好了！」他遞給我一面銅鏡。

看著自己兩頰融融，男子雙唇微開：「敢問姑娘芳名？」我眨了眨眼，沉思良久，腦際一片空白，遂搖頭：「小女子也不知自己從何而來？我……難道失憶了？」他笑道：「那今後妳就叫褒姒吧！」我嘴角翹起，露出皓齒。褒姒，好名字！

自此，我與他於山林生活。這裏山明水秀。我們一起打獵，於山澗散步，我撥古琴他吹青笛，實是愜意！我們漸生情愫。

好景不長，暴君周幽王欲攻打我國擴大勢力。褒君無力還擊，現在四處生靈塗炭，寇盜為禍。我們四出救援，卻於事無補，眼見我們隱居處不時漂來浮屍，血流滿溪。我們知道，再也不能袖手旁觀，終於，我們一起換上黑衣，潛入暴君宮殿刺殺。可惜，大內高手如雲，我們沒有成功，他倒賠了性命，我則落入周幽王手裡。淚眼模糊裡，他血流披面，黑曜石般閃閃發光的眼睛有著柔柔的光，像是看著一朵守護了千年才綻放的睡蓮，周圍的陽光都被溫柔了，如一幅淡青淺赭的寫意畫。褒姒褒姒褒姒，臨終前，他始終呢喃著我的名字，從別後，憶相逢……

當我在濃濃的香薰裡醒來，但覺渾身疲乏無力，我自知畢生武功已被廢。門外有人談話。我隱約聽

到：「陛下，是百年難見的傾國美人！」

眼前，是臭名昭著的周幽王：「美人，聽說妳叫褒姒……」

我忍著嘔吐的衝動，暴君兔頭鷹腦的樣子，成為我揮之不去的陰影。是他，毀了我的國、我的家、殺了我的摯愛！此刻，倘若我還有武功，必會再一次刺殺，與他同歸於盡也好！

手無搏雞之力的我，如何可報國仇家恨？我閉上眼，心裡百轉千迴，對了，美人計，我要這暴君國破家亡……

從此，我成為周幽王的寵妃，卻再也沒有笑過。周幽王整天「褒美人褒美人」纏著我。為了我，周幽王不肯上朝，一心只想逗我一笑，朝廷裏的大臣嬪妃皆說我是紅顏禍水，正合我心！我只愁如何傾軋周朝？

又是落落寡歡的日子，我賞花後到烽火臺一覽邊疆風景。漫漫黃沙映入我的眼簾，遠處是連綿起伏的山丘。我對著烽火臺沉思，回憶起與他隱居的時光，嘴角不禁上揚。周幽王誤以為我喜歡它，便命人點燃烽火臺。

不一會兒，黃土滾滾的邊牆下，有一大堆軍隊心如火灼地策馬，頭上被厚重的盔甲熱得大汗涔涔。當然，他們見到沒有敵軍，一切只是一場鬧劇，每個人都帶著悲憤交加的心情離開。好一場禍國殃民的鬧劇，我笑了！

周幽王看見我難能可貴的笑容，癡情地看著我。我

收起笑容，輕描淡寫地說：「臣妾甚乏，就先回寢室略憩。」說罷便轉身離開。

不久，犬戎帶軍討伐周幽王。他再次燃點烽火，但將領們因前車之鑒，無派兵救援。最終周幽王被殺。我冷冷地目睹宮殿被熊熊大火所吞噬；許多士兵被殺，流血千里；也有許多財物被搶，我也毫不動容。這一切一切，只能說他們咎由自取的。

雖然我也被擄，身陷囹圄。但大仇得報，投江自盡是我最圓滿的收場……

青光蔽日，四周瀰漫著讓人不寒而慄的白霧，寒風呼嘯而過，在我面前的是一塊殘破不堪的木牌，上面寫著「奈何橋」。我還沒有緩過神來，就被牛頭馬面從地上拽上來。

一個老嫗步履蹣跚地向我走來，只聽她咄嗟一聲：「多精緻的姑娘啊！可惜生在亂世。難得遇到如意郎君，卻被暴君強佔，最後淪落到投江自盡……」她遞來一碗盛滿湯水說：「來，把它喝下。忘卻今生今世的牽絆，這碗孟婆湯，一生愛恨情仇，一世浮沉得失，都可隨它遺忘得乾乾淨淨。今生牽掛之人，今生痛恨之人，來生都形同陌路，相見不相識吧！」

我站在原地，一生的因果歷歷在目。我注視著遠方，視線被淚水模糊，擁有傾國傾城的美貌又如何？禍莫大於不知足，咎莫大於欲得，故知足之足常足矣。我但求來生平凡樸素，得一知心人，足矣！

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
杜芷恩